

三千年文萃叢書

選譯 段炳昌 張國慶 徐智明 董振興

儒道釋語

漫畫 李昆武

海天出版社



目 录

上 部

一、修身·养性·德行	1
二、理想人格	29
三、立志	42
四、学习	52
五、事功	68
六、方法·谋略	81
七、邦国·为政	95
八、仕与隐	116

下 部

九、民胞物与	1
十、时运与历史	10
十一、人伦亲情	24
十二、师道·教化	31
十三、交友	40
十四、应酬·处世·交往	46
十五、人与天	57
十六、生与死·养身长生	71
十七、山水之乐	86
十八、艺文之趣	91
十九、真与善	98
二十、美与审美	108
二十一、后记	118

九、民胞物与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颜渊》）

司马牛忧伤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唯独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说过：人的生死是命中注定的，富贵是上天安排的。一个有才能的君子，只要严肃认真，谨慎行事，没有过失；对待别人谦恭有礼，那么，天下的人们就都是你的好兄弟了。一个君子何必担忧没有兄弟呢？”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尽心上》）

亲爱自己的亲人，进而仁爱
天下的人民。仁爱天下的人民，
进而爱护万物。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孟子·梁惠王上》）

敬爱我家里的老人，把这份敬爱之心推广到别人家的老人身上。爱抚自己的小孩，把这份爱抚之心推广到别人家的小孩身上。这样，治理天下就象在手掌中运转东西一般容易了。



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
以为民也。《（荀子·大略）》

上天生育人民，并非为了君主；
上天树立君主，乃是为了人民。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
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孟子·尽心下）》

孟子说：“老百姓最为重要，土神谷神为次，君主为轻，所以，得
到大众百姓的心就能做天子，得到天子的心就能做诸侯，得到诸侯
的心就能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就变换改立，牺牲已经长成，祭
品已经洁净，可以按时祭祀，但是遇到干旱水淹，就变换改立土神
谷神。



《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
之，虽不中，不远矣。《（大学）》

《康诰》中说：爱护人民，就象爱
护自己的婴儿一样，“诚心诚意去追
求这个目标，即使不能完全做到，相
差也不会远了。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溥然
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
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张载·正蒙）》

天，称做父亲；地，称做母亲。我们
这些渺小的人，就与天地浑然一体处在
天地之中。所以，天地之间充满流行的
气，形成了我们的躯体。天地的意志，形
成了我们的本性。民众是我们的同父母兄
弟，万物是我们的同伴。

菩萨应生佛性孝顺心，慈悲心，常助

一切人生福生乐。 《梵网经》

佛门信徒应有佛的那份孝顺之心，

慈悲之心，常常帮助别人增长福果和欢乐。

若修慈心，难施能施，难忍能忍，难作能作，以是义故，一切善法，悲为根本。 《优婆塞戒经》

如果修行“拔除他人苦楚”的慈悲心，能施舍难于施舍的东西，能忍耐难于忍耐的境遇，能做好难于做好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行善的事业，修行慈悲心为最根本的一条。



亲爱的，你说得对，
我们是应该分点
东西给大家。

在家菩萨如法集聚钱财，非不如法，平直正求，给事父母、妻子，给施亲友、眷属、知识，然后施法。 《大宝积经》

在家的佛门信徒合法地发财致富，并不违反佛法，只要是公平、正直地求得的，可以用以赡养父母、抚养妻儿，帮助亲友、家属、熟人，然后布施给佛门。

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
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瘠癯残疾，孀独
嫠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张载集·正蒙》

尊敬年老的人，象尊敬自己的长辈一样。
慈爱孤苦弱小的人，象慈爱自己的小孩一样。
圣人融合了天地德性，贤人集中了天地灵秀。
天下所有的哀病残疾、孤独嫠寡的人，都是我
们的兄弟中流离困苦却无处诉说的人。



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浇灌众生，
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浇灌众
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
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觉。（《大方广佛华严经》）

芸芸众生譬如树根，各位活佛菩萨好比花果，用“大悲”之水浇灌
芸芸众生，就能成就各位活佛菩萨的智慧花果，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假如各位菩萨用“大悲”之水浇灌芸芸众生，那么就能获得无
穷无尽、至高无上的智慧觉悟，由此可见，觉悟来自众生，若无芸芸
众生，所有菩萨最终也不能获得佛的最高智慧。



菩萨摩訶萨如是修行诸善根
时，于恶众生不生疲厌，亦不萌起
弃舍之心，设满世间一切众生，悉
不知恩，菩萨于彼，初无嫌恨，不
生一念求反报心，但欲灭其无量
苦恼，于诸世间，心如虚空，无所染
著。（《大方广佛华严经》）

菩萨摩訶萨如此这般地修行各
种善业时，对于恶业的众生不生厌烦
和抛弃之心，假设所有世间的芸芸众生，
都不知道菩萨的恩德，菩萨对于他们，
没有一点嫌隙和怨恨，没有一念求众
生回报之心，只是一心想帮他们断灭
无穷无尽的苦恼，在各个世俗世界行
善，菩萨的心如同宇宙一样虚空，没有
任何杂念污染执著。

你若如此这般，
保你逢凶化吉。

云何修行施门，若见一切众生，来求索者，所有财物，随力施与，以自舍慳贪，令彼欢喜。若见厄难，恐怖危逼，随己堪任，施与无畏。若有众生来求法者，随己能解，方便为说，不应贪求名利恭敬，唯念自利利他，回向善提故。（《大乘起信论》）

什么是修行布施功课？就是，假若见一般众人中有来求讨的，所有财物，应尽量给予，以此克服自己的吝啬贪欲之心，使对方高兴。如果看到有人遭难，危险恐怖，应根据自己胜任能力，施予无畏勇气。如有人来求佛法，根据自己水平，想方设法替他解说，不应该贪求名利恭敬，一心想的是利己利人，向往达到佛门觉悟。



世尊昔为菩萨时，见一切众生著我我所，住无明暗室，入诸见稠林，为贪爱所缚，忿怒所坏，愚痴所乱，憍慢所缠，生死轮回，贫穷困苦，不得值遇诸佛菩萨。见如是已，起大悲心，利益众生。

（《大方广佛华严经》）

释迦牟尼佛当年还是菩萨的时候，看到芸芸众生执著于“自我”和自我的环境，不能觉悟，好比停留在无明暗室，进入于各种邪见的密林，被贪心爱欲束缚，忿怒毁灭坏心情，愚昧迷惑扰乱思想，吝惜被劫难住不改，所以一直处于“生死轮回”境地，贫穷困苦，没有机会遇见诸佛菩萨。佛看到这一点以后，就生起要拔除世人一切苦的大悲之心，给众生利益。



舍利弗！云何名为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知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欲示众生佛之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悟佛知见故，出现于世；舍利弗！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

（《法华经·方便品》）

舍利弗：为什么说诸位尊敬的佛只为一件大事的缘故，现身于人世间？因为他们是想使世间凡人萌生佛那样的智慧见解，恢复清净本性，所以来到人世；是想把佛的智慧见解显示给世间凡人看，并使他们领悟这种智慧见解，所以现身人世。舍利弗！这就是诸位佛圣只为一件大事现身人世的原因。



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生人天中，令受妙乐。是诸罪众，知业道苦，脱得出离，永不再历。（《地藏菩萨本愿经》）

地藏菩萨，具有大慈大悲的心肠，救度受苦受难的众人，转生到人世、天道中去，使他们享受至高无上的乐趣。这些受罪的众人，亲身经历了业道中的种种苦难，一经解脱出离，就永远不愿再来了。

为二事故，发菩提心……一者不舍一切众生，二者舍离一切烦恼。（《优婆塞戒经》）

培养佛的觉悟是为了两件事……一是为普度众生，二是为摒弃所有尘世烦恼。

由我执力，诸烦恼生，三有轮回，无客解脱。

（《俱舍论》卷二十九）

由于对自我不肯放弃的作用，产生了各种烦恼，（这种人）只能在此世世界中转生轮回，无法解脱成佛。

上下和穆，犹如乳水。

（《最胜王经》卷六）

君臣关系融洽，紧密无间，
就好像水和乳融和在一起。

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饥渴所恼，为求食故造诸恶业，得闻我名，专念受持，我当先以上妙饮食饱足其身，后以法味，毕竟安乐而建立之。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但愿我在来世得到无上正觉时，像有些众生，受饥渴所逼，为了求得食物又造作出种种恶业来，如果听到我的名号而开慧，专心念我的名号而思慧，更受持而修慧，那么我要先把世间的上好饮食给他吃饱喝足，怡养身躯，然后再把出世间的禅悦法喜消除他的烦恼，增长他的智慧，以后终于建立一个究竟安乐的无余涅槃的境界。



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贫无衣服，蚊虻寒热，昼夜逼恼；若闻我名，专念受持，如其所好，即得种种上妙衣服，亦得一切宝庄严具，华鬘涂香，鼓乐众伎，随心所玩，皆令满足。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但愿我在来世得到无上正觉时，像有些人们贫困缺衣，被蚊虻叮咬，受冬寒夏热之苦，日夜身心逼恼；如果听到我的名号，专心忆念而不断修持，就能得到如他所爱的种种上妙衣服，还能得到其他一切宝庄严的物具（如璎珞铃佩、靴鞋等），犹如天婆罗路装饰头上，以香涂身，演奏各种鼓乐乐器等，随心所玩，都能满足。



云何失念，谓染污念，于诸善法，不能明记为念……能与散乱所依为业。（《大乘广五蕴论》）

什么叫失念？就是指心沾染上不洁净的杂念，对于许多慈善佛法，不能明白牢记为它的特性，它与散乱相互依存成为业根。

所有众生……我皆于彼随顺而转，种种承事，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乃至如来等无有异。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于失道者，示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

（《大方广佛华严经》）

所有众生……我对他们都能耐心转化，承担种种事务，给予种种供养，如同恭敬父母，如同侍奉师长……甚至视同如来佛一样对待。对于他们各种痛苦，愿作良医。对于迷路之人，给予指点方向。

在暗夜之中，给他们送去光明……
菩萨如能如此耐心对待众生，就是何心供养如来佛啊……如能令众人心生欢喜，那么，也就是使所有如来佛感到高兴。

第9

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王法所录，绳缚鞭撻，系闭牢狱，或当刑戮，及余无量灾难陵辱，愁愁煎逼，身心受苦；若闻我名，以我福德威神力故，皆得解脱一切忧苦。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但愿我在来世得到无上正觉时，像有的人见了国法，口供在案，于是捆绑鞭打，关在牢里，或将受刑杀戮，以及其他无尽灾难，和无法抗拒的凌辱，以致内心悲愁，身受煎迫，身心两苦。如果听到我的名号，一心归依，忏悔前愆，那么由我的慈悲、福德和威神之力，都能解脱一切忧苦，得到身心自在。

十、时运与历史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孔子在河边，说：“人世间消逝的一切，
也就像河水这样的吧：
日夜不停地向前流去。”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论语·为政》）

子张问：“十代以后的事，可以预知吗？”孔子说：“殷代沿袭夏代的礼仪制度，有所废除，有所增加，是可以知道的，周代沿袭殷代的礼仪制度，有所废除，有所增加，也是可以知道的。那么，将来有继承周代而起的，就是一百代之后，也是可以预知的。”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窃比於我老彭。”

（《论语·述而》）

孔子说：“注重阐述而不创作，
制作，笃信并且喜爱古代的优秀
文化，我私下拿自己与老彭相比。”

伊伊呀呀，
哇啦哇啦。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孔子说：“管仲为相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把天下的一切都匡范合一起来，人民直到今天还享受着他的恩赐。假若没有管仲，我们今天大概也是披头散发、衣襟左边开，与落后部族差不多了。他难道要象一般百姓那样，拘守区区小信小义，自缢死在内壑之中，也还不被人知道吗？”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孟子·滕文公下》）

人类社会已经产生很久了，一段时间安定太平，一段时间又混乱动荡。



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桀桀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尽心上》）

孟子说：“没有一样不是命运，但要顺从接受它的正命，所以懂得命运的人，不站立在将要倒塌的危墙下，尽力推行自己的学说而死的人，是正命，受刑而死的，就不是正命了。”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不以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

（《孟子·离娄上》）

孟子说：“夏商周三代是由于仁得到天下的，它们也是由于不仁而失去天下的，国家的衰败、兴盛、生存和灭亡的原因也一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孟子·离娄上》）

孟子说：“政治清明，道德不高的人受道德高尚者的领导，不太弱的人受刚能出众者的人领导，政治黑暗，力量小的人受力大权强者的役使，力量弱的人受力大权强者的役使。这两种情况，都取决于时势潮流，顺从时势潮流的生存，违背时势潮流的灭亡。”



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

没有想这样做，结果却这样做了，
就是天意，没有去招致争取，结果却得
到了，就是命运。



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拱而议。（《荀子·不苟》）

天地的开始，就和今天一样；先王之道，就和后王一样。君子详察后王之道，而把它和百王之前相比，议论起来就如同端拱拱手一样从容不迫。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大学》）

《康诰》中说，“天命是不会常恒固定的。”这就是说，行善就能得到天命，不行善就会失去天命了。

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戮，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弭谤弭曲，无伤吾足。”（《庄子·人间世》）

孔子到楚国去，楚国的狂人接舆走过孔子的门前，唱道：“凤啊！凤啊！为什么你的德行这样衰微！来世不可期待，往世不可追回。天下大治，圣人可以成就事业；天下大乱，圣人只能保全生命。当今这个时代，只求免遭刑戮了。幸福比羽毛还轻，却不知道获取；灾祸比大地还重，却不知道躲避。算了吧！算了吧！你那种向人们宣扬德教的作法，危险啊！危险啊！这画出道路来让别人走的世道，荆棘啊！荆棘啊！不要影响我走路，转弯儿走，转弯儿走，不要刺伤了我的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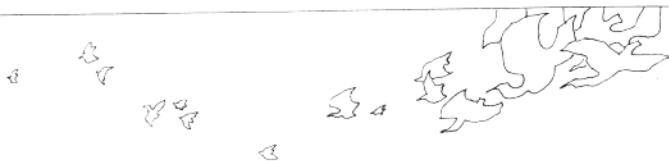
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轸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颈举踵曰：“某所有贤者”，赢粮而趣之，则内弃其亲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则是上好知之过也。（《庄子·胠篋》）

你不知道那道德最高的时代吗？从前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轸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在那个时代，人民结绳记事，吃简单的饭食觉得很甜美，穿朴素的衣服觉得很美观，乐于自己的风俗，安于自己的境遇，相邻的国与国之间互相看得见，鸡鸣狗吠声互相听得到，可是人民从生到老死都互相不往来。象这样的时代，才是治理得最好的。现在竟然到了使人们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说，“某个地方有贤人”，于是携带粮食归向他，弄得对内抛弃了双亲，对外抛弃了主上的事业，脚迹跑遍了诸侯国家，车轮的轨迹交错于千里之外，这就是在上位者喜好机智的过错啊。

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今取猿狙而被以周公之服，彼必号咷流涕，尽去而后快。观古今之异，犹猿狙之异乎周公也。（《庄子·天运》）

礼义法度，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现在拿猿猴来给它穿上周公的衣服，它一定号咷流涕，剥光后才满足快意。看古今的不同，正如猿猴的不同于周公一样啊。





古之人，在混茫之中，与一世而得濠濮。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

逮德下衰，及桀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心淳散朴，离道以为，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知识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荡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由是观之，世衰道失，道衰世丧。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庄子·缮性》）

古时的人，生活在混沌蒙昧之中，举世的人都淡漠而互不相求。那时候，阴阳调和平静，鬼神不来侵扰，四时合于节度，万物不受伤害，众生没有夭亡，人们虽有心智却无处可用，这就叫做完满纯一的境地。那时候，无所作为而常常是顺任自然。

等到德性衰落，到了桀人伏羲开始治理天下，便只能随顺民心而不再能够做到完满纯一了。德性再衰落，到了神农黄帝开始治理天下，便只能安定天下而不能随顺民心了。德性又衰落，到了唐尧虞舜开始治理天下，大兴教化来治理国家，浇薄了淳厚而离散了质朴，离开道去作为，损伤德去行事，然后舍弃本性而顺从机心，各人的心中都有机心，天下就不能安定了，然后再附加上文饰，增益着博学，文饰淹灭了素质，博学沉溺了心灵，然后人民才陷于混乱，无法再回归恬淡的性情而回复到自然的本初了。

这样看来，社会丧失了自然之道，大道也离开了社会。社会和大道互相离丧，有道的人何从兴起于社会，社会又何从兴起大道呢！大道不能在社会中兴起，社会无法使大道兴起，即使圣人不在山林之中，他的德行也必然隐没不彰。

